

嬉水

平桥区 朱跃杰

不知哪位哲人曾说“水是生命之源”，这是极有道理的。古代先哲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在民间甚至有一种夸张的“人嬉水，故有鱼人”的传说；这是无法考证的，但孩童喜欢水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我的孩童时代，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度过的，我那时住在明港高中家属院（后院），离明港高中校区还有一段距离，是独立的家属院。院里有口清水塘，就是这一口不规则的池塘，成为我们孩童嬉水的绝佳胜地。

春天来了，池塘长满水草和浮漂，一群群的小蝌蚪，在水草下自由嬉戏，我们时常在池塘边，观察小蝌蚪的活动规律。只见它们一会儿成群结队的打闹；一会儿独个的自由翱翔。我们玩得兴起时，就拿着一个小网兜，去捞水中的小蝌蚪，把它们装入玻璃瓶里，近距离的观察一阵子后，再倒入池塘里。

小蝌蚪长大后，就蜕变成漂亮的青蛙，五颜六色的外表好可爱。这是种益虫，它们以蚊蝇为食物，担负着灭害灵的角色。入夏，蛙鸣声此起彼伏，犹如一台大合唱，就像辛弃疾在一首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所写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夜半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我们孩童一到夏天的夜晚，随着大人在院外乘凉，一个个躺在破旧的凉席上，眼望着天空的流星，听着悦耳的蛙声，非常的惬意。

用芝麻叶做诱饵，在池塘里钓青蛙，这不知是谁发明的垂钓方法，我们孩童也尝试着，找来一小截细铁丝，把它握成鱼钩形，在上面绑上麻绳。找芝麻叶不难，我们院墙外就是一片芝麻地，那时院里还有一排男生寝室，非常简陋，我们就乘学校维修寝室铺板之机，破窗而出，到芝麻地里摘一些芝麻叶，把芝麻叶放到钩子上，后把钩子摔入池塘，剩下的就是耐心的等待。你还别说，这种方法还真管用，有时还真能钓上，青蛙吃芝麻叶，不知是何道理。

最有意思的，是在池塘里打“漂漂游”，这种称谓是我们自己起的。看似很容易，随便找个瓦片使劲的扔到水里，看谁的瓦片飘的远。这种游戏看是简单，也是需要技巧的；是力量与技巧的结合，也是知识与能力的较量。要掌握瓦片与水面的角度，这种夹角越合理，瓦块就飘得越远；有的甚至可以飘到对岸。如果方法



不当，瓦片就会咕咚一声落到水里。我们在玩这种游戏时，就看谁飘的远，有位小伙伴擅长此道，他仍出的瓦片就像水中漂，“嗖、嗖、嗖”的到达对岸，让我们羡慕不已。

我们院外不远处有条小河，当时不知叫什么河，现在回想就是明河，是明港的母亲河。河床不是太宽，河水还有点泛黄，大人们经常领着我们去学游泳，这是妥妥的平民运动。不像现在，学游泳成为贵族专利，动辄每小时几百元的教练费用，使一些初学者望而生畏。我们那时学游泳没有救生圈，就是家长托着胸脯，自己在水中不停地折腾，一次不行，再来一次。慢慢地喝了几口水，就学会了打“挑扑腾”，这是家乡的土语，其实就是“狗刨式”。学会了打“挑扑腾”，能在水里飘起来，再学其他泳姿就容易多了。

明河当年河水丰沛，除了有许多鱼虾外，还有许多告老瓦子（土语），也就是河蚌，我们都不会做，也不敢吃。小伙伴阿林家是广东的，老广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河里游的，什么都敢尝试着吃，“敢为天下先”，或许就是其性格，他们知道美好食物与美好的事物一样，需要时间的沉淀。阿林的妈就如此，对河蚌情有独钟，我们捞的河蚌都送给她，至于味道吗？我们那时还没有尝过，也许真是不一样的味道。

孩童时代嬉水，这也许就是一种天性，这种天性从来没有被磨灭，过去如此，现在一样如此，将来一定亦如此。



芭蕉过雨绿生凉

商城县
余秀琦

芭蕉过雨绿生凉。每每念起此句，心头便无端生起欢喜。它像盛夏的一阵风，凉凉的，拂落人头的暑热；又似一阵细雨，幽幽的，滋润干涸的心田；又仿佛颊齿间含了一粒青绿的莲子，幽凉生香。

你想，窗外有蕉，绿影凝翠。每每读书习字困乏，抬眼即见它轻盈袅娜的身影，便觉困倦之意全消。

李渔《闲情偶寄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幽斋但有隙地，即宜种蕉。蕉能韵人而免于俗，与竹同功。”在此，蕉与竹并论，足见它给予人的静谧与美好。

幼时一同学院内，植有一大丛蕉，衬得白墙灰瓦的院落，立马生动不俗起来。记得那时，我们几个女同学常相邀着，去她家照相。青涩的女子，或伫或倚，于蕉丛，绿色掩映，使得我们颇有几分出尘的风姿。

喜欢芭蕉，喜欢它的清美。它的叶片硕大，如绿色的丝绸。暑气蒸腾里，它如一位伫立身侧的绿衣女子，给人清凉，撩人心绪。

“隔窗知夜雨，芭蕉先有声。”白居易的庭院应该也植有芭蕉，晚上静卧竹榻，听到外面雨打芭蕉的声音，方惊觉下雨了。那雨打芭蕉声，如夜深滴漏，声声入心。

张鎡也是爱蕉的。“潇洒绿衣长，满身无限凉。”盛夏时节，绿蕉荡起一帘幽意，人顿时肌骨清，轻风生。惬意而晒然。

蕉荫几丛，晴雨皆宜，风动叶摇，雨落潇潇。闲逸中，神清，意远，得清欢如许。

“何处合成愁？离人心上秋。纵芭蕉，不雨也飕飕。”这雨，敲打着吴文英的心，淅淅沥沥，如泣如诉，引起词人万般离愁。

是谁多事种芭蕉？早也潇潇，晚也潇潇。芭蕉惹雨，雨打芭蕉，那闲愁起了呀。但芭蕉于我，却相宜。

我深信，心情晴朗，人生没有雨季。你看那，苔痕淡淡，芭蕉冉冉，那心也美得很呀。